



世林卷之六

莆陽藍文炳翰卿著

新安畢懋康孟侯贊

豫章朱謀埠鬱儀閱

溫陵周爾發子祥校

新安吳公溥廣徵

抗志

夫。荃。蓀。孤。植。詎。以。巖。隱。而。去。芳。鴻。鵠。遙。翔。每。以。入。樊。而。注。喙。然。則。棲。心。古。烈。擬。足。清。塗。者。絕。雲。氣。負。

青天振穎陽飲河之談。厲商陰採芝之潔。信足以夷毀銷譽。闡道弘風矣。故其峭聳霜崖之操。飄埃不能穢其高峰。橫海岸之情。飛波不能撼其定。士各有志。獨抗千秋。列抗志第六。

子思

子思居衛。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曾子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鱉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鷂猶以山爲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田子方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

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于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 莊子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鵯雛，子知之乎？夫鵯雛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鵯得腐鼠，鵯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 陳留老父

陳留老父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坐，相抱而泣，趨而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

### 顏觸

齊宣王見顏觸云：願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

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遂辭而出。

### 老萊子

老萊子耕於蒙之陽。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 應曜

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 嚴君平

嚴君平賣卜于成都。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

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仲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

### 司馬德操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州，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採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嘆。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黃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龐德公

龐德公居峴山之南。劉表數請之。德公不爲。屈乃就候之。表曰。夫保一身孰若保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鼃鼃穴于溪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

法真

法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嘗數百人。真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成公

成公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

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 沈鱗士

張永爲吳興。請沈鱗士入郡。沈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張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沈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于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

### 孔淳之

孔淳之與徵士戴顓王弘之等爲人外之遊。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

### 孔珪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爲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



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慚色。

### 阮孝緒

阮孝緒嘗與范元琰同徵不起。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棲遁邪。孝緒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成。黃綺無間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

### 翟湯

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東帶躡屐而詣焉。亮禮

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表薦之。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 宋纖

宋纖少有遠操。沈靜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不應辟命。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于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太守馬岌造焉。纖拒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

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姜肱  
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冀寵名賢。以弭  
已謫。于是起姜肱爲犍爲太守。肱告其人。吾以虛  
獲實。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况今政在家  
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

王敬弘

王敬弘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  
謂之王東山。宋文帝嘗問爲政。荅曰。天下有道。庶  
人不議。上高其言。

宗炳

衡陽王義季問宗炳曰。欲屈先生以重祿可乎。曰。  
祿如腐草。盛衰幾何。

劉凝之

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竝遣使存問。劉  
凝之。凝之荅書。頓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說焉。凝  
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  
巢許稱臣。堯舜時。

宗或之

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宗或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之客。宗測

豫章王嶷兩徵宗測。測荅府召云。何爲謬傷海島。橫斤山木。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尋山採藥。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杜京產

杜京產。東山開舍。建學。建武初。徵爲負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泥騰

泥騰。杜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管寧

管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陸夸

陸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其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浩後遂投詔書于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于此。將別。

何點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爲侍中。點以手捋帝。頷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疾不起。

朱雲

薛宣爲丞相。朱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

李歛

李歛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

爲府椽。廩得歲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 庾易

庾易志性恬隱。臨川王映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口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 陶弘景

陶弘景屢禮不出。惟畫作兩牛。一牛散于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效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

### 范冉

范冉陳留外黃人。王奐爲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于道側。設壇以待之。奐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濶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

衣而去。

申屠蟠

黃瓊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申屠蟠者。惟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于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衣而去。不復與言。

郭泰

郭泰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泰曰。大丈夫焉能使處斗筲之役乎。

逢萌

逢萌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嘆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

張彖

張彖授華陰尉。時縣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張生有吏道。勤于政。每申舉一事。則太守令尹抑而不從。張生曰。大丈夫有凌霄蓋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于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歸。遯。

于嵩山。

### 丁邴

世祖選丁邴爲郎。邴託疾不就。詔問實病着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也。詔出不爲郎。

### 馬樞

梁邵陵王以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偏。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

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茅山。有終焉之意。

### 元德秀

元德秀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垣墻。肩鑰。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瑄每語人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 張志和

世林 卷之六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陸羽嘗問孰爲往來。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又語顏真卿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茗壑間。

### 竺法深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荅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繫曰。昔賢謂河鰥山鷹。貪以死餌。夫豈以良馬之逐。盡出靈龜之舍哉。巢許之避松喬之遊。蕩精舉

于玄區。標勝託于九垓。遐乎高矣。而激貪厲薄。遂

及千秋。懷瓊握蘭。眠鷗採若。代蓋有焉。主闇時難。

或謀隱璞。若夫懸景麗天。自衢大融。允宐捐此。蔚

蘿出從。鵷鷺而夙。養閒襟長慕幽。繫謝廟廊之華。

貌衣冠之秀。風桂烟篁。自絕時豪之顧。螭駢虬駕。

不經貴世之域。如顏觸之郤。乘車德操之棲桑林。

或之之辭。軒冕汜騰之適。琴書山梁。飲啄饜以樊。

籠江海。飛浮韻以鼓鍾。非其志也。逢萌張豸。亢而

後悔。丁耶卑郎。終以反汗。不降不辱。茲焉可庶。是



以易嘉丘園。詩美衡門水石。清華獨成。麗矚璇室。傾宮翻爲蓬戶。叶龜登夢之客。投釣釋販之臣。擬之遠矣。

贊曰。履坦處幽。資園矜德。重淵濯鱗。曾霄矯翼。退既避榮。進亦行臆。名雖或聞。身詎易卽。操爾靈龜。其志可則。

世林卷之七

蕭陽藍文炳翰卿著

新安畢懋康孟侯贊

豫章朱謀埠鬱儀閱

新安吳養春百昌

校

蕭陽藍文烜奕卿

險巖

夫不涉太行。不識峻坂之崎危。不泛溟渤。不辨波路之壯闊。然則如砥之塗。鮮能不陂。習坎之行。詎

易前知情巧。則造謫千端。態移則乘。僥百射名利之場。飄往忽來。嘉怨之耦。晨翻夕覆。是以疇昔之施。可忘於徂。感申固之好。每缺於生。存遷變日新。險巇可測。列險巇第七。

舜對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

隰斯彌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費無極

費無極害太子建。太子建出奔。左尹郄宛。國人說

之無極。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郟宛欲飲。令尹酒。又謂郟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郟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我。且何以給待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置之門。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爲酬。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極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郟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遂攻郟宛殺之。

### 朱安世

王賀子敬聲代賀爲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詞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

殷仲堪

王緒數讒殷仲堪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以息。

田子顏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嗇夫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持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好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人也。以求容於我。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求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勾踐

范蠡從吳欲去。恐勾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爲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生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爲人。長頸烏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其後越王召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爲越王所戮。

### 劉備

紀靈攻劉備。呂布救之。謂靈曰。布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觀布射戟。小支中者各解兵。一發正中。靈罷去。及布降曹操。布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

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 郤惡

秦楚交惡。楚左尹郤惡奔秦。極言楚國之非。秦王喜。欲以爲五大夫。陳軫曰。臣之里。有出妻而再嫁者。日與其後夫言前夫之非。意甚相得也。一日又失愛于其後夫。而嫁於郭南之寓人。又言其後夫如昔者。其人爲其後夫言之。後夫笑曰。是所以語子者。猶前日之語我也。今左尹自楚來。而極言楚國之非。若他日。又得罪於王。而之他國。則將移其所以訾楚者。訾王矣。秦王由是不用郤惡。

### 陳涉

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已而

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

酈寄

酈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已布告諸侯。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呂祿信然其計。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遂將北軍。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

之。

### 陳茂

汝南陳茂爲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爲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格。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卽焉出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它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爲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 顏竣

向柳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東陽州刺史顏竣。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璩。誠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爲南康郡。涉義宣事敗。繫建康獄。屢密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



遂伏法。

王陶

王陶微時。貧寓京師。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母餒。荷一鋪。剗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無炊。愚亟解所衣。錦裘質錢。買酒薪。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爲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已。陶對之邈然。但出樽酒而已。愚恨歸病死。聞者薄陶之爲人。

劉伯宗

朱穆與劉伯宗絕交書曰。昔我爲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纓。經求入豐市。及我爲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下爲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爲榮寵乎。咄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

崔羣

陸贄知舉。放崔羣及羣。知舉而陸氏子簡札被黜。羣妻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乎。羣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君非陸氏門生耶。君

知禮部使人約其子簡札不令就試如君以爲良田卽陸氏一莊荒矣羣慙而退。

### 陽虎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 劉湛

劉湛與殷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尚居外任會王弘華曇首相繼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政事湛旣入以景仁位遇本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太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嘆曰引之令人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

邢邵

崔暹從文襄鎮撫鄴都。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

蕭季敞

蕭湛弟誅與湛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率。誅湛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啓求收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明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爲湛所獎。說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湛輒掩之。後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爲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嚙。肉都盡而死。

陸超之

陸超之以清靜雅爲晉安王子懋所知。子懋旣敗。于琳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王玄邈

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爲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拆卽死。

### 周廸

周敷梁時與同郡周廸深相交結梁亡敷先入陳進號安西將軍令還鎮豫章廸以敷素出已下超致顯貴深不平乃舉兵反遣弟方興襲敷敷大破之後廸復襲東興敷從章昭達征之至定川縣與廸相對給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朝挺身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爲廸所害。

### 黃赭

鄱陽縣民黃赭入山採荆楊子遂迷不知道數日饑餓忽見一大龜赭便祝曰汝是靈物吾迷路不知道今騎汝背示吾路龜卽回右轉赭從行去十餘里至溪水見賈客行船赭往乞食便語船人云我向者於溪邊見一龜甚大可共往取之言訖面

卽生瘡。既往亦復不見龜。還家病數日而死。

### 慕容冲

苻堅初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後冲進逼長安。堅遺之錦袍曰。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

### 蕭韶

蕭韶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州刺史。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殺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慙恥。

### 杜肅

武后禁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餒。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

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 吳鼎臣

李京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薦其友人於鼎臣，求爲聞達於朝。鼎臣即繳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叙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雖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祝私事，恐爾家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 盧杞

李希烈跋扈蔡州時，盧杞爲相。奏顏魯公往宣諭，而謂顏曰：十三丈此行自聖意。顏曰：公之先忠烈公面上血，是某舐之，忍以垂死之年，餌虎口。

### 李林甫

李林甫妬賢嫉能，不協羣議。每奏御之際，多所陷人。又嘗以其言誘人之過，譖於上前。朝中相謂曰：李公面有笑容，而肚中鑄劍。

安惇

常安民。選成都府教授。與安惇爲同僚。惇深刻。姦詐。嘗偕謁府帥。輒毀素所厚善者。安民退。謂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深也。惇曰。吾心實惡之。姑以爲面交耳。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豈復與君校是非耶。第恐累陰德耳。後惇貴。遂陷安民。而惇子坐誅死。如安民言。

黃門侍郎

陳正爲太官令。黃門侍郎與正有隙。因進御食。以髮貫炙中。光武啗炙。見髮。怒。敕斬正。正曰。臣罪有當死者三。黑山出炭。增冶吐炎。焦膚爛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匣出佩刀。匠石砥礪。虧肌截骨。曾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朗月書章奏。側光讀經書。旦臨御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齊視。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詔乃罷黃門而釋正。

黃元艾

黃元艾見司徒袁隗。隗嘆其英異。曰。若索女壻如此善矣。有人以隗言告元艾。又自生意謂之曰。袁公有女。得無欲嫁與卿乎。元艾婦夏侯氏遣歸家。將黜之。更索隗女也。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去。當分釵斷帶。請還之。遂還。元艾爲主人。請親屬及賓客二十餘人。夏侯氏傾於座中。攘臂大呼。數元艾隱慝穢惡十五事。曰。吾欲棄卿去。而情所不忍耳。今反黜我。遂越席而去。元艾諸事悉發露。由此之故。廢棄當世。

### 元氏

李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岳使妻伴之。寢宿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已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日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爲女。長而嫁焉。



劉后

莊宗劉后。少因兵亂。與父相失。後貴寵。其父劉山叟聞之。負藥簣。詣宮門請見。時諸嬪御爭以門第相尚。后恐爲已辱。卽曰。妾離家時。父已亡。安得有是命。驅出杖之。莊宗常於宮中。弊服攜筐。裝劉山叟尋女以爲戲笑。詩曰。同光天子尚豪奢。后族多稱富貴家。山叟不知人事改。摩娑老眼入京華。

劉師老

正元中。太府卿韋渠牟。金吾李齊運。皆寵貴。薦人多得名位。時劉師老。穆寂。皆應科目。渠牟主穆寂。齊運主師老。會齊運對順宗。嗟其羸弱。許其致仕。而歸。師老失據。無名子曰。太尉朝天升穆老。尚書倒地落劉師。劉禹錫曰。名場險巇如此。

張曙

張曙。崔昭緯。中和間。西川同舉。相與謁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人皆呼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日者曰。郎君亦及第。但崔家郎君拜相。當於此時過堂。旣而曙果以愴恤不終場。昭緯首冠。曙以

詩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紗溪上女。綠楊芳草爲何人。崔不平之。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拒之。崔曰。但吃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元。張拂衣而出。後七年。崔自內大廷拜。張於後三榜。裴公下乃第。果於崔下。過堂。

### 季孫

仲尼之釣於沂也。季孫過其車。耕者皆遯。從者引仲尼之衣而叱之。仲尼揚竿而行。從者撫其竿曰。勿揚。仲尼乃揚竿而歌。從者裂竿而擊之。魯人曰。此孔丘也。從者曰。吾知孔丘。故擊之耳。以魯國之衆。辱一賤士。奚足道哉。及仲尼攝相於魯。魯人與其從者。鬪。從者將死。季孫聞而怒。遂捕從者。百人桎梏。以見孔子。當是時。魯人皆相率而往。以觀孔子之政。爲從者之有怨。季氏之執魯命也。旣而從者死。孔子曰。吾聞訟之窒者。折於天刑。君子之幸也。罪未成而桎梏。小人之幸也。

### 寇讚

寇讚。賜爵河南公。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僑郡。以

益之。初讚之未貴也。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貴也。文以民禮拜謁。仍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爾日。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爲州民也。

### 沈瑀

沈瑀爲振武將軍。餘姚令。縣南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蔭。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此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耶。悉使着履屨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自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困。故因以報焉。

### 王敬則

王敬則母爲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嘗與旣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後補旣陽令。昔日鬪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

已得既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耶

### 李貌

益州刺史李貌。微時居漢川。與別駕姜顯。餞送刺史。顯忽貌。貌曰。大丈夫何至守偏地。爲姜顯所陵。卽不復還家。仍附船下。自是十五年。而鎮梁漢。顯猶栖遲。檄爲別駕。

繫曰。天之險也。風雲幻其變態。地之險也。山川貢其殊狀。若夫韜詭策機。捐愛乖好。因甘伏毒。千形萬貌。人情可畏。殆斯爲甚。故相防以詐。則蔽樹止。

斧相滅。以妬則帷門。伏甲相制。以仇則巫詛。造械相攻。以術則屏論。離好施以爲取。則至城而問子。父振以求容。則過邑而收後車。深於情矣。譎以爲乘。迺如長頸君王。大耳坐客。奔臣非楚。耕侶戮陳。酈寄之給北軍。顏竣之法建康。王陶之出尊酒。崔羣之荒莊田。是則人而不仁。薄以爲道者也。至若陽虎之樹成刺。景仁之引入噬蕭。湛旣收其弟。超之遂刃於徒事。類騎龜言。足汗浹蓋。犬鼠不食其餘矣。夫託仁借義。恩結締素。而情徙變生。夕與晨。

改况比始。風愆昵乖。疇曩猶遺。袍而追恩。分謁牀  
而譴形容哉。又如杜肅懷餒。鼎臣奏書。林甫肚鑄。  
安惇面交。險情不一。險路千岐。習坎入坎。風波日  
蕩。乃有分釵拒簣之類。親化爲狼者。危乎。危乎。世  
途之險。一至於此。矧以怨毒加遺。而猶思德報者  
乎。故弭言窄路。俾立者重足焉。

贊曰。砥路情波。其態不億。春葩效笑。朝華著泣。腹  
中鱗甲。口裏荆棘。邀隙摧危。生羽因翼。義破競謀。  
愛背酬德。晨歡夕仇。靡遷可測。

